# 黑月交换

晓月和晓云两姐妹嘻嘻哈哈地在菜市场上买菜，两姐妹只不过二个月没见，却像久未相见的亲人一样亲热，也难怪，她们姐妹两打小就感情好，要不是两人都嫁了人，还真不舍得分开住呢。

姐姐晓月25岁，身材丰满，圆圆的脸显得可亲可爱，微笑时风采迷人。胸前一对乳房骄傲地高高挺着，配上多肉的臀部，看上去整体虽然让人感到稍为胖了些，但那肉感绝对吸引男人的眼球。

而妹妹晓云23岁，身材高挑，脸蛋没有姐姐那么圆，鼻挺口小，皮肤白嫩，再加上细腰长腿，真的是让男人们为之心跳。

买完菜正准备回家，晓云看见路边的小吃店，口水直流地直嚷先吃点东西再回去。晓月知道这个妹妹爱吃小食，只好顺着她意进了小吃店，嘴里唠叨：“小谗猫一个，真奇怪你怎么就是吃不胖。”

晓云嘻嘻直笑：“天生丽质，姐姐你是羡慕不了这么多的啦。”

“呸，还臭美了你，估计是家健整天和你做运动来了。”

两姐妹常开玩笑，就算是一些闺房性事也不放过。晓云立刻反驳：“那姐夫是不是一个月才来一次功课呀？”

“哈，你是笑我胖是不是？”晓月故意沉下脸。

“啊？谁？谁敢说我姐胖的？看我不打他。”

两姐妹边说边笑地找到一张台坐下，叫了两份糖水喝了起来。此时正是酷暑时候，小吃店里的风扇无力地转动，根本没扇出什么风出来。反而冰凉的糖水下肚后，让身体凉快了不少。

晓云嚼着红枣问道：“姐，姐夫工作还顺心吧？”

晓月叹了口气：“还不是老样子，你看我们住的地方就知道了。”

晓月的丈夫林学同没什么本事，工作了多年还只是做个小工人，连分配的宿舍都是单身小套房，连厨房厕所包进去也不到三十平米。而晓云丈夫刘家健就不同了，建材生意越做越好，虽不能说腰缠万贯，但也是小康生活了。

晓云抿了抿嘴说：“那是姐夫人老实，以后有了机会，一定会大展身手的。姐，你就别担心了。”

“你姐夫要有家健一半本事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晓月又叹了口气。

晓云嘻嘻一笑道：“姐夫其他东西有没本事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他有种本事一定很好。”

晓月一愣：“什么本事？”

晓云故作神秘地凑前去低声说道：“伺候你的本事啊！看你，给他滋润得多好。”说完自己咯咯大笑了起来。

晓月羞涩，伸手去咯吱妹妹，两人嘻嘻哈哈地闹作一团，引来无数诧异目光。晓月胸前两团因身体摆动的跳动，更是让投视而来的男人们暗吞口水。

两人闹了一会才停，晓月用匙羹撩动碗里的糖口，幸福地说道：“他这方面还是很不错的。你呢？家健也还不错吧？”

晓云脸上染起红潮，偷偷看了姐姐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可别笑话我啊，家健做那事在时间上是没问题的，可是我就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”

晓月一听来了兴趣，因为她们坐在一边角落，旁边没有别的食客，因此说话也不怕人听到。连忙问道：“男人不就弄久点就好了吗？你还少什么？是不是家健的东西小了点？”

晓云看了姐姐一眼，见晓月不是在笑话她，说道：“不，不是的，家健那个很正常，我就是觉得他做那事的时候太斯文了，没有冲劲。”

晓月这才明白，恍然大悟似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那也难怪，家健本来就是斯文人嘛，那像你姐夫，大老粗一个，做起这事来像头牛一样。”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，咯咯咯地嘻笑起来。

“我说嘛，就知道你给姐夫滋润到了。”晓云说这话的时候倒没有调笑姐姐的意思。

“那要不要我借你姐夫也帮你滋润滋润？”晓月觉得机不可失，连忙反过来调笑妹妹。

“晓云红着脸”呸“了一声不敢应答，低头喝糖水，想起姐夫强壮的身体，心里不由一荡，脸便更红了。

晓月哪里知道妹妹在想什么，见到妹妹害羞，心里得意，又继续道：”我发现你姐夫的眼睛贼溜溜地老往你身上瞄，说不定早对你有意思了呢，我要去跟他一说，他非答应不可。“话一出口，突然觉得说得太过火了，不由尴尬，忙停止不语。

晓云没发现姐姐的神情，忍不住问道：”姐，姐夫这么壮，那东西一定很那个吧？“两姐妹以前虽然常开玩笑，但像这样问得直白的还不曾有过，晓月的心跳了跳，想起丈夫下体的那根粗大的肉棒，扑哧笑道：”估计比你家家健要那个点。“晓云有些不服气，嘟了嘟嘴说：”什么呀，你别以为家健长得斯文就那么说，我跟你说，家健的不小呢。“晓月想着家健的身材，对妹妹的话有点不以为然，突然联想到妹夫长得这么斯文，和妹妹做爱时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像他外表那样温柔体贴，那根肉棒应该不像林学同那么黝黑粗大，而是细白嫩皮的，就像刚剥皮的竹笋，想到这个，晓月的心也不由地一荡……林学同的宿舍真的是太小了，只单独的一间房中，角落摆着一张床外，就只有衣柜、茶几等生活必须品了，如果家里来多几个人，可以说是连站脚的地方都没了。

林学同和刘家健两个襟兄弟此时正在下像棋，刘家健做生意的头脑还行，下起棋来却差过林学同。已经连输两盘的他下得是兴意阑珊，眼看此局又是要输，刘家健将棋局一扫，连声道：”不来了不来了，总是下输你，真没意思。“林学同得意得哈哈笑道：”瞧你，每次输了总这样，等会要罚酒三杯。“天气炎热，两人都是光着膀子，林学同皮肤黑而壮，刘家健则白而细，一黑一白对比分明。所相同的是，两人模样长得都不错，配起晓月晓云两姐妹一点也不差劲。

刘家健起身把摇头扇挡在身后吹凉，一边抹着汗水说：”你还说，上次跟你喝酒喝醉后，我家姑奶奶就禁了我的酒了。“”嘿，你还怪上我来了不成，估计你醉得爬不上你家婆娘肚皮上，你家婆娘才禁你酒的吧？“林学同可不跟他客气，对着这个襟兄弟，他一有机会就拿来开玩笑，而且也玩笑惯了。

刘家健自嘲地一笑道：”我们家晓云啊，就是不如嫂子娴慧，有时候简直是莽不讲理呢。“林学同递上根烟给刘家健，自己咬上一根点上火狠吸一口，连吐着烟雾边说道：”话不能这么说，晓云不比晓月啊，她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，需要人疼疼她，我说你也应该常让着她点，像她那么漂亮的女人，小心到时候给别人追去罗。“刘家健挥了挥手，道：”说她漂亮这我承认，就是瘦了点。“林学同眯起眼看了看刘家健，嘻嘻笑道：”怎么？你喜欢像晓月那样肉一点的？那叫晓云找她姐姐取取经，看怎么样能长多点肉，嘿嘿，果真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，我倒是喜欢像晓云那样的身材，你看腰细细的，搂着让人心疼。“刘家健哈哈笑道：”可惜啊，怎么我就娶了晓云，你聚了晓月？看来对不上号嘛？哈哈……“两个男人相视大笑。

不一会，晓月和晓云两姐妹回来了，拿着菜到厨房里忙了起来，两姐妹嘻嘻笑个不停，加上刘家健和林学同不时的朗笑声，小小的房子里充满了亲热气氛。

晓月拿着只鸡到厕所里拔毛，喊道：”你们两大老爷们哪个来帮忙？“林学同皱眉道：”你也会叫大老爷子，有大老爷子做这事的吗？“刘家健忙道：”我去吧，她们也忙不过来呀。“林学同不以为然地低头喝茶，刘家健步入厕所道：”预备队报道，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声。“眼光落在蹲在地上的晓月身上，心中不由一颤。只见晓月的衬衣领口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松了，雪白的胸部尽收眼底，那胸罩因受到积压而向上松动，隐约可见胸罩缝中露出粉色的乳晕。

刘家健定了定心神也蹲了下来，晓月指挥他拔一边的鸡毛，突然感到刘家健手上动作有些不对，拔鸡毛时似乎溜了神，不由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却见刘家健的眼光正注视自己的胸部，发觉自己看他时连忙收回眼光，脸上扭捏。忙低着一看，见自己春光泄露而不知，也不由害羞。

不知怎么，晓月竟然没有把松掉的纽扣纽上，反而用膝盖将胸部顶成一堆，心中闪过一点念头：”我虽然没有晓云漂亮，但我的身材可比她好。“刘家健反而规矩起来，目不斜视地收起精神拔鸡毛。

而那边，林学同却坐在厅里往厨房望去，看着晓云的细腰和翘翘的臀部，呼吸开始有些不自然起来。

菜摆得满茶桌都是，都快连放杯子的地方都没了。冻冻的啤酒在这种天气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，四人菜还没开始动已经开了两瓶喝了个干。

这时晓云板起脸不让刘家健喝太多，说以前曾经说过让他禁酒的，现在因为到了姐姐家才破例让他喝了两杯的。

其他三人一致反对，刘家健的白脸不知道是酒精作用还是激动，红着脸抗议道：”才喝两杯，酒味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呢，怎么能不让喝，我答应你不喝醉就是了。“晓云还想再说，这时晓月在开啤酒，刚开了第二瓶啤酒，突然拿捏不稳掉了下去，还好晓月手快连忙接住，但受到摇动的啤酒立刻狂涌了出来。晓月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想用手指堵住瓶口，黄色的液体立刻从她的手指边激射出来溅得到处都是。偏偏晓月手忙脚乱挥动酒瓶，于是，不及提防的四人无不给啤酒溅到。

晓云尖叫道：”哇……姐姐，你故意整人呐？瞧我收拾你。“随手抓过一边的那只开好的啤酒，用力摇了摇，将瓶口对准晓月喷去。一时间”哎呀“”救命“之声大起，四人无不遭殃。

闹了一会终于停止了战争，四人你望我我望你，看到对方的滑稽模样，无不哈哈大笑。

林学同叫晓月去拿衣服让大家换上。晓月苦着脸对晓云说道：”完了，衣服倒是有，可是我的两件内衣才洗不久，现在还没干呢。“林学同哈哈笑道：”不就是胸罩嘛，不戴不就成了？又不是外人，怕什么。“两姐妹的脸立刻红了起来，晓月”呸“地一声道：”那不便宜了你们两个？我警告你们哦，等会你们眼睛不准乱瞄，否则对你们不客气。“说完，眼睛有意无意向刘家健望去。刘家健碰到他的眼光，一阵心虚，不由低下头去。

两姐妹拿着衣服一起进了厕所，在小小的空间里用冷水互相洗干净身子，晓云穿好内裤和衬衣后，拿着姐姐的裤子苦着脸说道：”姐，你这条裤子怎么这么厚啊？这天气不给热死。“晓月一边穿着衬衣一边说：”行啊，你赚厚就别穿啊！反正你姐夫是自己人，也不用怕他会看你。“说完自己先笑了。

晓云脸色一红，嗔道：”我怕什么，姐夫人老实，我对他可是放心得很。不过我要是不穿裤子，姐姐你也不许穿。“说完硬是要抢晓月手上的裤子。两人在厕所里嘻嘻哈哈闹成一团，把在门口等着进去洗澡换裤子的林学同给等急了，啤酒沾在身上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他使劲敲了敲门：”我说你们两个闹够没？别占着个地方不出来呀。“晓月在里面抢不过妹妹也急了，听见老公在外面，急中生智地伸手去开门，嘴里说道：”行啊，你说你姐夫老实，那我把门开开让他看看。“晓云没料到姐姐来这一招，厕所门一打开，见到门外的姐夫直勾勾地向自己大腿上瞄，不由又气又羞，愣在当场也忘了把姐姐的裤子放开手。

林学同突然见到里面春光四射，不觉呆了呆，看到晓云那雪白的大腿，还有给那衬衫微微遮盖着的三角小内裤，肚子里立刻腾起热团，大腿根不由来了反应。他马上回过神来，装着没事一样走进去把两姐妹往外推：”快出去快出去，我等着洗洗身上的酒呢。“晓月自己的裤子还没穿就给丈夫推了出去，心里也是娇羞，看到屋里刘家健目瞪口呆的往这边看，心里一横，把裤子甩在一边道：”得，大家都别穿了。“晓月裸露着大腿，薄薄的衬衫顶着两团丰满的肉团，两点黑点明显可见，把刘家健看得连呼吸都停了。一时尴尬，连忙起身步向厕所敲门道：”大哥开门，我身上粘得难受，要不一起洗吧。“林学同此时正压抑着砰砰乱跳的心，回想着刚才晓云那雪白的大腿，羞红的脸蛋，弄得他小腹内一团火乱串。听到刘家健的叫门，下意识地就把门打了开来，见到刘家健闯了进来他才后悔，此时他的肉棒正直挺挺地翘着，如果脱了裤子一起洗澡，那丑样还不让刘家健看得完全？

刘家健一进厕所就把门关上，看到林学同还没开始洗，裂嘴一笑道：”真不好意思，大哥不会介意吧？“事已如此，林学同只好回答：”哪的话，两大男人还介意什么呢。“说完转过身去脱西装短裤。

却不知刘家健也是暗暗叫苦，刚才见到晓月惹火的模样，又想到之前看到她的胸部，胯下那条肉棒早已挺起，他只好尽量放松心情，也别过身去脱裤子。

不一会，两人都挺着肉棒靠着背，林学同把花洒打开，水像雨点般地从两人头上直淋下来，但即使如此，又怎能浇息两人此时的欲火？

本来两人这么靠着背洗澡倒也没事，可惜就在刘家健去接林学同的香皂时，香皂滑手而落，两人为了捡回香皂猛地一起转身，于是各看到了对方胯下那条直挺挺的命根。

林学同肉棒黝黑而粗大，足有十七八公分长，青筋满布，阴毛横生，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。而刘家健的肉棒细嫩却也不小，大概十五六公分左右，龟头因刺激而呈粉红，阴毛较少而幼细。

刘家健见林学同也是挺着肉棒，心里稍为安心，笑道：”大哥的东西真够威武的呀。“林学同的心情也是和刘家健一般，嘿嘿一笑道：”过得去吧，不过女人呐，估计比较喜欢你那模样的。“刘家健和林学同两人平时就海阔天空什么都聊，也没什么顾及，说道：”哪的话，晓云跟我那个的时候，就嫌我不够男子汉，有时真够郁闷的。“林学同边搓着身子边说：”是不是你弄的时间太短了呀？“刘家健连忙摇头道：”不是不是，她是赚我弄的时候太斯文了，不就做爱嘛，还分什么斯文不斯文的，真够怆的。“林学同叹了一下道：”不瞒兄弟说，我那晓月跟你晓云可正相反了，做这事的时候还说要什么浪漫一点好，叫我别像头牛一样。这不，还嫌我的东西太难看了，有时候我想让她学录相上的那个，帮我用嘴弄弄，她死活就是不肯。“刘家健哈哈大笑道：”那这方面晓云倒是不会，也弄起来疯得很呢，有时候吃不消她。“林学同一愣，脑里又浮现晓云那雪白的大腿，那娇羞的模样，突然脑里幻想一转，晓云含羞地张开小巧的樱唇，慢慢地将自己粗大的肉棒含入嘴里……林学同因和刘家健谈话而开始发软的肉棒猛地又涨了起来。

刘家健注意到林学同下体的变化，心里若有所思：”大哥听到我说晓云的事来了反应，难道他对晓云有兴趣？“转念又想：”大哥这也是正常反应啊，我刚才还不老想着晓月嘛，嘿，晓月……“想到晓月，林家健自然而然想到她那可爱的笑容和丰满的胸部，手掌不知觉得虚抓了抓，暗忖：”要是能让我抓一抓晓月的胸部，甚至搂着亲热亲热，那可真美死我了。“刚刚熄灭的欲火此时又开始重燃，压得他忍不住轻叹了一声。

林学同听到他的叹息，眼睛瞪着问道：”叹什么气？“刘家健知道失态，随口笑道：”没，没事，只是突然想到她两姐妹要是换一换就好了，呵呵。“林学同心中一跳，厕所里的气氛立刻压迫都来，两人沉闷地将澡洗完，这才发现两人的外裤都让水给弄湿了，而刚才也忘了带裤子。

林学同将毛巾围在腰上，笑道：”算了，我们就穿着内裤出去吧，反正自己人也没关系。“刘家健认为不妥，两人肉棒直挺挺的，穿上内裤的模样也够不雅，可是还没等他说话，林学同就开了门出去了。他只好将也将毛巾围起，跟着出了去。

晓月晓云两姐妹正把屋里清理好，见到两男人这么出来也不觉得怎样，反正围着毛巾就像穿着西装短裤。

四人又坐了下来继续吃饭，只不过碰了两次酒，刚才的尴尬也就没了，林学同拉着刘家健玩猜拳，呼喝得像打雷般，两姐妹则在一旁呐喊助威，自己丈夫输了也帮喝一点。

两个男人虽然猜拳猜得起劲，可是眼光没忘向两姐妹的胸前胯下望去，而晓月和晓云酒兴一起，也忘了遮掩，时不时叉开玉腿露出小小的内裤，上身更是常常春光乍泻，惹得两男人欲火荡漾，猛吞口水。

很快，四人喝得也七七八八了，晓云向林学同问道：”姐夫，上次姐姐说你集邮，是不是真的呀？“林学同一听来了兴致：”对呀对呀，我集邮集了十多年了，藏了不少好东西呢。你要不要看看？“晓云喜道：”我也集了好久了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宝贝。“林学同哈哈笑道：”那我们就收了吧，家健，今天你放老婆的假，帮忙收拾收拾东西，我让晓云看看我的宝贝。“刘家健听到林学同的话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暗怪道：”这大哥口不遮拦的，什么让晓云看看你的宝贝。“但能和晓月在厨房独处一处，心里却是乐意。想到之前在厕所帮忙时看到晓月的胸部，而此时晓月上身更是真空上阵，如再能看到绝不是之前那模样，刘家健心里兴奋，大叫道：”行，这碗筷什么的，就让我和大姐处理了。“林学同带着晓云到了内室，这个内室其实也就是他的睡房，只不过在床和吃饭的地方拉了条布帘罢了。此时布帘拉了一半刚好遮住了床头，而林学同便在床头坐着，从床头柜里取出集邮册让晓云看。

晓云坐在林学同身旁，翻着邮册看了起来，林学同时不时凑过身体在邮册上指点，男人的味道和女人的体香互相充斥两人的鼻子，两人的心都慢慢起了变化，精神已经全不在邮册上面。

林学同的脸与晓云距离不到十公分，看到晓云因酒而红的脸，不禁心跳加快，眼光往下看去，晓云坚挺的胸部在衬衫下缓缓起伏，胸前的雪白和衬衫透出的两点，使他的肉棒立刻涨了起来。

晓云此时也是芳心乱跳，林学同强壮的身体发出的热气和气味让她沉醉，从来没有试过跟林学强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甚至他的呼吸都已经喷到自己脸上来了。咦，姐夫的那只手怎么放到我身后来了？如果他突然抱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
原来林学同将手撑在晓云身后的床上，手臂随着另一只在邮册上的摆动而故意在晓云背上磨蹭。晓云的心颤抖起来，不知道是酒喝多了还是怎地，头脑一沉，情不自禁向林学同身上靠去，脑袋枕在了林学同的肩上。

林学同见状大喜，以为晓云有意暗示，连忙将放在晓云身后的手向她纤细的腰上一搂，立刻搂了个温香满怀。晓云大惊，想要撑起身体去又全身无力，靠着的是一个男人强壮的身躯，那是和丈夫完全不同的感觉，又舒服又充满安全感。浓烈的男人气味更是让自己的力气消失怠尽。晓云又羞又急，只好将眼睛闭上，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。

林学同哪里知道晓云心里想什么，见晓云闭上眼睛，那睫毛微颤的模样真叫人又怜又爱，望着她微翘的嘴唇，重重地吻了下去。

晓云没想到姐夫这么大胆，着实地大吃一惊，正要挣扎，却不料乳房一紧，左边小乳已经让林学同一把大手隔着衬衣抓了个严实。林学同粗暴的揉捏让晓云全身感到舒畅，拉着林学同手臂的手竟然使不出半点力气。

一会，晓云还是缓了过神来，低声道：”姐夫，快放手，等下让姐看到了就完了。“林学同心里也害怕，抬头望了望前面，那布帘正好将这边和外面挡住。说谓色胆包天，如今一个可人儿就在自己怀中任己所为，林学同哪还管得了这许多。嘻嘻笑道：”你姐忙着呢，让我再摸摸。“说完将手伸入晓云衬衫内，没了衬衫的隔阻，林学同这才知道什么叫盈盈可握，晓云的乳房在他手上抓起来不大不小，弹手结实，乳头小巧而硬实，磨得手掌心舒服透了。

晓云也是给摸得舒服，竟然也不舍得阻止，只好任姐夫揉捏，一边注意外面的动响。林学同却要跟他亲嘴，凑上嘴在她嘴角上啃着，嘴边的胡须渣刮得晓云春心荡漾，心痒无比，忍不住将手放在林学同毛绒绒的大腿上轻抚着。

林学同的肉棒本来就已经坚硬难当，给晓云柔嫩的小手在大腿上这么一摸，哪还受得了，涨得快冲破内裤了。他伸手握住晓云的手向上一送，那条本来围在他腰上的毛巾本来就宽松，晓云的手毫无阻挡地直接放在那涨得鼓鼓的内裤上。

晓云没有思想准备就接触到那男人的部位，一时害羞不敢乱动。林学同急了，自已将内裤拉下一点，将肉棒解放了出来，再拉着晓云的手握了上去。憋了许久的肉棒解放出来后，经晓云的小手一握，那舒畅的感觉让林学同差点没呻吟出声来。

而晓云也是又惊又喜，姐夫的身体果然够强壮，那男根粗大得手常堪堪握住，若是让这东西进入体内，那滋味定是销魂得可以。她不由羡慕姐姐有这么个男人滋润着，那可是天天在做神仙啊。

却不说林学同和晓云两个玩得不亦乐乎，且说刘家健和晓月收了碗筷进了厨房。刘家健一边洗碗一边看斜着眼偷看晓月将剩菜放进橱里，因为橱高，晓月要垫着脚才够得着，不想身上的衬衫一给拉高，下面的屁股连着大腿就让刘家健看了个分明，只见晓月的下体浑圆而丰满，大腿根处夹得紧紧地，把刘家健看得心猿意马，连碗都忘记洗了。

晓月放好东西，感觉到刘家健那儿有点异常，转头一看，见刘家健瞪着眼往自己身上看，”嘘“地一声道：”嘿，我说你看够了没？“刘家健回过神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忙转过头去洗碗。晓月走前去帮忙，嗔道：”有什么好看的，眼睛一整天往我身上转。“刘家健见晓月说得直白，更是害羞，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来：”好……好看，我喜欢看……“晓月见他害羞，心里好笑，满是泡的手在刘家健脸上戳了一下道：”守着个漂亮老婆还不老实呐。“见到晓月那美丽的笑容，这一戳差点没把刘家健的魂戳去，胆子也大了，道：”晓云身子没你好看。“晓月”哼“了一声道：”你看到我什么了？这么说。“想起在厕所时刘家健的偷看，晓月的身体向刘家健那儿一凑，压着声音问道：”刚才让你看到了？你这色鬼，别忘了我可是你老婆的姐姐。“刘家健急了：”没，我没看清，我就扫了一眼。“晓月也不说话，两人沉闷了一会，刘家健趁着酒意，狠了狠心道：”大姐，你身材真好，也怪不得我想看呢。“晓月嘴角挂笑道：”哟，倒是我不好了是不？你们臭男人，对我们女人起色心还怪别人勾引，没良心的。“刘家健忙道：”不不不，我不是这意思，这叫审美之心人人皆有嘛！“晓月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”得了吧，说得倒好听，什么审美之心，我看你还想摸摸吧？“晓月说了这话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，情不自禁扑哧笑了出来。

刘家健呼吸都困难了，一时觉得口干吞了口口水，小心益益地问道：”那……我要是想摸摸，大姐肯不？“晓月吃了一惊，扭过着看了刘家健一眼，道：”你胆子倒不小啊？我让你摸，你敢吗？小心学同把你脑袋给揪下来。“刘家健忍不住向屋里望了一眼，见没有动静，求道：”大姐，要不你让我摸摸，就摸一下。我……我早就想你了，可是……可是不是没这机会……“晓月见他越说越大胆，不知怎的，自己也不恼。其实她对这个妹夫是很有好感的，他斯文，谈吐有礼，又长得潇洒，不像林学同说话粗鲁还不解风情。想起两姐妹平时聊天时，妹妹说起和林家健房事的如何温柔，晓月不由心中摇动。

刘家健见晓月沉吟，似有所动，再见她阳光般的容貌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将手中的东西一放，走过去将厨房门轻轻关上。

晓月见他如此，心中感到刘家健对自己的热忱，不由心软，待刘家健转过身来，便说道：”行，不过你要闭上眼睛，不许偷看。“刘家健愣了愣：”闭上眼？那怎么……怎么……“晓月嗔道：”你闭不闭？“刘家健见到晓月似恼非恼的神情，心中一荡，忙说：”闭……闭，我闭。“将眼睛合上。

晓月走前去，拖起刘家健的左手，慢慢地从自己衬衫衣摆下伸了进去。刘家健手中握到丰满的乳房，这胸部他早就想要拥有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美梦成真，兴奋地得他全身似要炸开。毫不犹豫地将另一只手也伸了进去，轻轻地在上面揉捏。

刘家健的动作确实温柔，而且懂得女人的敏感，晓月立刻陶醉在他的温柔之下，忍不住也闭上了眼睛享受起来。却没看到刘家健已经偷偷地将眼睛张开，手臂往上一翘便把晓月的衬衫翻了上去，一对硕大的乳房立刻呈现在他眼前，胸前那两粒小葡萄已经发硬，刘家健哪还管三七二十一，张开嘴便将其中一粒含入嘴中品尝。

晓月没防着，却也不想挣脱，反而双手抱住刘家健的脑袋。而刘家健一手摸着一边乳房，一嘴咬着一边乳头，腾出另一只手便在晓月身上游动，慢慢地滑向晓月的胯下，从内裤的腰头缓缓插入，立刻到达芳草丛生之处，再探前去，正是潮湿之地。

晓月私处受到袭击，像触电般全身震了震，不由自主地将双腿微微张开，方便刘家健手指的进入。

刘家健的一只手在晓月肉穴上揉捏，另一只手离开晓月的胸部，将自己的内裤往下拖，硬梆梆的肉棒立刻弹了出来。刘家健的嘴放开了乳头，抬头寻找晓月的嘴吻了上去，放在晓月私处的手将她的内裤向下拉，再用脚蹬到地上，然后将身体贴了上去，肉棒顶到晓月的肚皮上，刺激得跳了几跳。

晓月当然感受到刘家健的动作，情不自禁地用手握住刘家健的肉棒套了套。刘家健抱着晓月转了个身，将晓月顶在了墙上。舌头已经伸入晓月口中寻找丁香，晓月配合地吐出舌头与他缠绵，心中陶醉不已。那林学同何时对她有这么温柔的动作？让她心里感到了极大的满足。

刘家健得寸进尺，嘴巴假装离开晓月的嘴去吸她的乳头，趁着自己蹲下的时机，一手握着肉棒便向晓月肉穴挺去。没想到因为姿势没有站好，晓月的腿张得不够开，这一挺竟然没挺进去，却把晓月给挺醒了。晓月一把推开刘家健，将内裤穿上，轻声喝道：”找死啊你，当这里是哪儿了？滚远点，别让他们发觉了。“刘家健眼见好事快成却功亏一箦，心情懊恼却又没办法，只好乖乖地将内裤穿上，只觉肉棒涨得难受，心里也涨得难受。

晓月把门打开继续洗碗，刘家健只好老老实实地帮忙，那神情十足像个做错事让家长发现的孩子。晓月见了觉得滑稽，心里对刘家健喜欢得紧，用手臂碰了刘家健一下，道：”急什么？下次有机会再说。“这一句话听得刘家健心情振奋，只懂得嘿嘿傻笑。

堪堪洗好的碗，那边林学同和晓云已经出来坐在沙发上冲茶喝。于是四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。聊着聊着林学同又嫌天气热，硬要开了几瓶啤酒嚷着继续喝酒，直把几个人喝得东倒西歪，说话都不清楚了。

六月的天，说变脸就变脸，中午时分还是阳光普照，烈日当空，转眼间突然就乌云密布，雷声轰鸣起来。林学同望着天色道：”看来今晚上你们是别想走的了。“刘家健着急了：”那怎么行，不走没地方休息啊。“林学同指着外面道：”你敢走吗？还是等雨停了再说吧。“这雨果然大，狂风加上雷电，弄得全世界都变得郁闷起来。晓月和晓云酒喝得多了感到头沉，便商量着说两姐妹先去睡了，让两襟兄弟聊天聊天光好了。

眼看着两姐妹转眼睡着了，两襟兄弟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林学同回想起晓云身上的味道，看着她睡觉的模样，真是心痒难当，突然灵光一闪，对刘家健道：”我说家健，这喝了酒也真犯困，我们也别太拘小节了，你看这样好不？我们两个睡中间，让她们睡两边，也别关灯睡，就这么凑合着睡一晚吧？“刘家健求之不得，忙道：”也行，反正也不是外人，大家就挤挤吧。“意见相同好办事，于是林学同和刘家健便把那两姐妹分开，两人在中间睡了下去，林学同夫妇睡里头，刘家健夫妇睡外头，四个人把小小的床挤满了。

林学同和刘家健虽然把眼睛闭上了，心神却各自在飞，怎么睡得着。正睡着，突然周围一阵漆黑，灯全灭了，风扇也不转了。看来是风雨把电线吹断了造成了大停电。

还好空气给这雨一下变得凉爽，四人挤着也还不太热。过了一会，林学同尿急爬起来摸着黑去厕所撒尿，刘家健见有此机会怎能放过，连忙将手向晓月伸去，一摸摸到晓月的肚皮上，再顺着肚皮向上握住晓月的胸部摸了起来。

晓月正睡着，突然感到有人摸，也就醒来了，伸手摸了摸那人的手，光溜溜的不是丈夫的手臂，吃了一惊。正巧一个闪电闪来，依稀中见到摸自己的正是刘家健，一时搞不懂情况不敢出声。

刘家健见晓月醒来，贼胆横生，顾不得旁边睡着的妻子，将身子靠了过去，搂着晓月亲嘴。晓月不敢乱动，怕弄出声来，只是暗暗推了推刘家健，任他亲着。

就在刘家健玩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林学同的脚步声，吓得他连忙放开晓月，装着睡觉翻身的姿势假睡。

林学同摸到床边，顺着外面闪电的亮光，见刘家健翻到妻子那边去了，心中一动，装着不知道就爬到晓云身边睡了下来。而晓云在林学同爬上床的时候给惊醒了，林学同大腿从她身上跨过的时候正好让她的手碰了下，摸到毛绒绒的大腿，晓云立刻知道睡在身旁的是姐夫林学同，虽然搞不明白他怎么会睡在自己身边，却也不敢说破。

这一位置的变化让大家都感到突然，一时之间谁也不敢乱动，还装着打鼻鼾。过了良久，刘家健壮着胆子伸手把晓月的手握着。晓月挣了挣没挣脱只好让他拉着。刘家健轻轻地将她的手拉到自己胯下，隔着内裤抚摸肉棒。自己则将手伸过去隔着内裤在晓月肉穴上磨着。

而那边林学同也不闲着，因为晓云和自己一样的姿势，都是向外侧身，于是他将手放在晓云的屁股上摸，然后轻轻拉开内裤角将手指伸进去从后面插入晓云的穴内。晓云受到刺激，也忍不住将手往后一摸，摸到林学同的胯下隔着内裤捏了起来。

刘家健的欲火越来越盛，轻轻地往晓月那里靠了过去去亲晓月的脸。晓月又惊又怕，不敢发出声音任他亲着，只觉胸着一紧，刘家健的手已经占领了她的乳房。

房里漆黑地一片，还好床是老式的高低床，全是木头钉的，刘家健的动作又轻，竟然没发出什么声响。刘家健越弄越大胆，伸手就去脱晓月的内裤，晓月死死地夹着腿不让他脱，刘家健稍一用力，床便有了些摇晃，晓月大惊，连忙松开大腿不敢动弹。刘家健顺利地将晓月的内裤卷起往下脱，晓月怕他动作大了搞出声音，抬起屁股让他脱得顺利些。

刘家健脱了晓月的内裤后，也将自己的内裤脱到膝盖上，挺着直挺挺的肉棒要晓月套弄，而他则将手指插入晓月肉穴里玩弄起来。

林学同此时也忙得厉害，根本没去注意身后有什么动静，他拉开内裤让晓云的手能直接玩自己的肉棒。探入晓云的手已经收了回来转向晓云的胸前揉捏。过了一会，林学同实在满足不了现状，伸手在晓云背上写道：”让我进去。“晓云早睡，不知道此时的状况，心中虽然奇怪姐姐和家健跑哪儿去了，但她还是害怕给姐姐撞到她和姐夫有一手。忙拉过林学同的手写道：”不行，怕姐知道。“林学同又写道：”不怕，她和家健睡着了，我轻轻地。“不等晓云再写什么，林学同便去拉她的内裤，晓云无奈，任他将自己的内裤轻轻脱到大腿上，感到下体一阵炽热，一条硬硬的东西在小穴边轻轻地顶着，寻找着入口。想到之前看到姐夫肉棒的威武模样，晓云的心砰砰直跳，也顾不上许多，手从大腿缝伸去，抓住那条肉棒便对谁了自己的小穴。

林学同感到龟头处馅入一处温暖之地，心知已经成功对准，忙小心地将屁股挺了过去，肉棒便慢慢地滑进晓云的体内。晓云肉穴因夹着大腿，所以变得非常紧凑，肉壁刮着龟头处，直把林学同刺激得肉棒乱跳。

而晓云也是感到刺激非常，姐夫粗大的肉棒塞得她充实无比，虽然因姿势关系不够深入，但那陌生而刺激的感觉使她的爱液立刻涌了出来。

林学同尽量地将肉棒挺进深处，肚皮贴着晓云丰满的屁股上虽然有点显得阻手阻脚，便右手却正好可以在晓云的胸前探索，也算得上是一大乐事。

肉棒已经全力挺进，林学同开始慢慢地用暗力抽插，晓云受到下体带来的刺激怕发出声音，连忙咬住了枕头。其实此时狂风骤雨，雷声轰鸣，即使有小小的声音，又有谁能听得到？

那边刘家健和晓月缠绵得昏天暗地，两人的舌头就像百年老树根一样纠缠不放，忘情地吸允着对方的口水，如尝仙液。欲火在两人心中腾升，刘家健再也不满足这样缠绵，他胯下的肉棒已经硬得发痛，趁着亲吻的时候，他将身体往晓月身上一移，已经将半个身体压在了晓月身上，晓月此时正迷情之中，竟然没有阻止他的行动。于是本来挤得要命的床，现在竟然变得宽松得很。

刘家健再用力一撑，已经将晓月完全压在身上，晓月这才感到不对，可惜已经太迟，如果推刘家健下去，势必惊醒他人。如今之势，只求丈夫睡死了去，千万别在闪电时往这边望。

刘家健可没想这么多，欲火焚身的他急不可待地将肉棒对准了肉穴，轻轻一挺，肉棒立刻进了一半，再一挺，已经基本上将肉棒没入晓月体内。

晓月受到刘家健的进入，那刺激让她忍不住想叫出声来，强忍而住，搂住刘家健的脖子张嘴便咬住了刘家健的肩膀。

还好咬得不重，刘家健心中一阵怜惜，抽动的时候非常地轻缓，大部份时候只是用肉棒顶着肉穴摩擦。晓月给他磨得销魂，拉过刘家健的头便要亲嘴。

此时闪电而过，床上四人一对男上女下蠕动着身躯，一对侧着身体，仔细而看可看到男的在后面一下一下地挺着屁股。这其中任何一人如有注意，都会发现状况，可惜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，谁也没注意到同床的那一对在做些什么。

同样的姿势，刘家健显示出非常好的耐心，他在晓月身上就这么蠕动着，深深地将肉榛挺入晓月的深处，再慢慢地抽起，又深深地挺进去，还不时将屁股摇动，增加对晓月肉穴的刺激。

晓月哪里受得了他这么折腾，淫水泛滥，沾满了两人的阴部，使两人的结合处粘糊糊地一片，更不要说流到床上的了。

刘家健的肉棒受到晓月喷出的爱液沐浴，也是舒服无比，但他还没有达到顶尖的快感，继续不紧不慢地弄着。

而林学同却对现在的姿势缺少了耐心，因为这样他的肉棒不能够完全地插入晓云的体内，也得不到那种完全得到的感觉。他停了抽动，在晓云背后写道：”我上面，你下面。“晓云正在感受姐夫肉棒带来的快感，突然感到姐夫停了动作，还以为姐夫已经射了，正感到失望，突然得到这样的启示，心中大喜，连忙翻直了身子等待姐夫的进入。

林学同爬了起来压了上去，对准了地方将肉棒送了进去。还好此时已经没了闪电，否则这会林学同起来的时候，一定能看到刘家健此时正趴在晓月的身上努力着。而那姿势，也好跟现在他和晓云的姿势一个模样。

很快，晓云来了她今晚第一个高潮，她的高潮来得强烈，全身都不由自主地抽搐着，口水不听话地顺着嘴角流到枕头上。她下体的抽搐让林学同感到爽得要命，憋得太久的肉棒也急不可待地需要发泄。林学同的下体抽插速度加快了起来，却不知道那边的刘家健和晓月也正频临高潮边缘。两个男人如约好般地搂住身下的女人，快速地挺动着下体。那激烈甚至把结实的木床都弄得摇晃起来。只是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张床怎么了，只因为四个人几乎在同时达到顶峰，都在享受着那一刻的销魂，谁又会注意其他的东西。

晓月的高潮让她感到欲仙欲死，她强忍全身如飘仙似的舒畅，紧紧地搂着刘家健，忍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而晓云则全身无力地躺着，汗水渗满了她的全身。两姐妹的想法相同，那就是，好久没试过这样的高潮了。

两对男女，有着微妙的亲情关系，此时却各自分开做着男女之事，而且都还以为没人知道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也许是太忘我了，但更多的是天气造就的条件。

但，运气不是都那么好的，就在他们两对高潮过后相搂而抱，做最后缠绵的时候，突然光亮充满了整个房间，原来断电已经修好，如此不凑巧地在这个时候通了电源，而断电后，他们没有人去把灯关了。床上的四人四双眼睛对望后，女人发出了惊恐的叫声，男人像触电般地跳了起来。

一切来得这么地突然，刚刚还沉醉在高潮的快乐之中的四人，此时的心情跌入了低谷。大家慌乱地寻找着遮挡身上私处的衣物，大家的内裤在刚开始的时候还穿在膝盖上，可在激情的时候早就给蹬到了地下。四人在床上没找到内裤，停了动作双目空洞地又对望了数秒，还是晓月首先回过神来，跳下床从地上捡起女人们的内裤，拉住还在发愣的晓云就往厕所逃去。

留下赤身裸体的两个男人，看着对方床上的水渍，心跳得厉害，脑袋却是一片地混乱。许久，林学同开打了寂静，道：”真没想到啊，大家……大家喝了酒，搞错对像了……“此时他还真希望如自己所说的，大家喝醉了酒才做出这胡天胡地的事，这样，大家的心情或许好过点。

刘家健听林学同这么一说，脑袋也清醒起来，忙说道：”对对对，真没想到，真没想到……“林学同又道：”兄弟，你看事情不发生都发生了，大家……大家也不算吃亏对吧，我们……我们当没发生过？不知道你怎么看？“刘家健巴不行林学同这么说话，忙说道：”那当然，那当然了，大哥怎么说，小弟我就这么办。“林学同心里一阵郁闷，心想这自欺欺人的话，说了也白费劲，不如把事情挑明了来个干脆。眼睛向刘家健胯下望去，只见刘家健的肉棒已经疲软，阴毛上的液体在灯下闪着亮，加上床上的那滩水渍可见刚才他们的战斗一定很够激情的。

叹了口气后林学同道：”算了兄弟，我们关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发生什么事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大家也就别逃避了。你明白跟我说，你喜欢你大姐吧？“刘家健没想到林学同口气转得这么快，偷偷地看了看他的神色，见除了沮丧外也没什么其他的，想到自己老婆也让他上了，胆子也就有了，道：”嗯，大哥问了，我就直说了吧。大姐是个好女人，我……我很喜欢，也很满意。大哥，那晓云呢？你觉得怎样？“林学同嘿嘿笑了一笑，裸着身体下床到柜台上取了烟丢了根给刘家健道：”跟晓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，老实跟你说，我好久没试过这么舒服了。“刘家健听到林学同的肺腑之言，心里也舒畅了，接过烟笑道：”今天我们还说过，可惜怎么他姐妹俩怎么不调一调，没想到晚上还真调了。“两人对视大笑，林学同问道：”那，你觉得你大姐怎样？“刘家健笑道：”我和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。“两人又是一阵大笑。刚才的紧张气氛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两个人因自己妻子让别人上了，心中都有这么一点地难受，但事已如此，那一点难受也让自己强逼放在心里的角落中。

厕所里，晓月望着晓云私处缓缓顺着大腿流下的白色精液，颤声道：”姐姐对不起你。“晓云整理了下情绪，从旁边取了纸巾递给姐姐，自己也取了纸擦试体下的污秽。待清理好，晓云苦笑道：”这又有谁对不起谁了，姐，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吧，你看我们晚上喝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些事，也是情有可原啊。“晓月叹了口气，牵着妹妹的手说道：”咱两姐妹就别说了，什么事不好商量，我是怕他们两个会受不了，要是闹起来你说怎么办？“晓云摇头道：”我看他们不会闹，他们两个谁也没吃亏对吧？好好的两姐妹都让他们吃了，我看他们高兴还来不急呢。“晓月听妹妹说得简单，忍不住笑道：”傻妹妹，男人的心深得很呢，你倒看得开，我可是心神不定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“晓云突然神秘地说道：”我把门开条缝看看，看他们是吵架了还是打架了。“说完轻轻地拉开厕所门向外看去，看了一会把头缩回来，满脸兴奋地说道：”报告姐姐，他们没吵架，更没打架，坐在床上吸烟呢，而且有说有笑，我听了一会没听清，不过好像没事哦。“晓月连忙凑过去看，果然见两人正哈哈不知道笑什么，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。转头看了看娇小的妹妹，怜惜道：”你姐夫没弄痛你吧？“晓云嘻嘻一笑道：”才没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笑我哦，我刚才跟姐夫的感觉呀，那真叫好呢，刺激死了。姐姐，你呢？“晓月害羞，沉吟了半响道：”他很好，我很好。“晓云嘻嘻笑，伸手去摸姐姐的胸，道：”什么他很好，你很好，意思是不是给家健弄得很舒服？“两人立刻扭在一团，嘻嘻哈哈地闹起来。

外面的两个男人听到声音，相视一笑。林学同在晓云身上获得了少有的满足，可是刚才偷偷摸摸不能尽兴，脑袋一转，心想何不抓紧这个时机，冲破四人的关系，让大家彻底除去刚才的尴尬，四人可以随意地在一起呢？如果成功，那么以后可以同时拥有这两个不同性格，不同身体的姐妹，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，当然，此代价就是要将自己的妻子贡献出去，任刘家健玩弄。两者权衡下，还是前者吸引。

于是林学同道：”兄弟，大哥说一件事，说得好，大家就这么做，说得不好，你当大哥没有说过，怎么样？“刘家健连忙道：”大哥请说，我们还不好商量吗？“林学同将手中的烟在烟缸上挤灭，道：”我们经过晚上这么一闹，关系说复杂是复杂，说简单是简单，复杂呢，今晚后大家将秘密严守，谁也不能再提起，可是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心里总有那么根刺。简单呢，经过今晚上这么件事后，我们也算是亲上加亲，以后，我老婆就当你半个老婆，你老婆也当我半个老婆，只要大家喜欢，谁跟谁都可以自由在一起，谁也不能阻拦。不过前提下是要做好避孕措施。你看我们大家都还没孩子，你也不想以后生下孩子不知道是谁的吧？哈哈……这两种关系任兄弟你选，选哪种，我们就走哪条路走。你说怎么样？“刘家健呆呆地听完林学同的言论，心里一琢磨，把心一横道：”那当然是走简单的路了。大哥你就安排吧。“林学同大手在腿上一拍，叫道：”好！“裸着身体向到厕所门前敲门，门一开，只见两姐妹已经穿上了内裤，怯生生地望着他。

林学同对妻子说道：”月，发生这事我不怪你，希望你也别生我的气。家健他说很喜欢你，你能过去陪他吗？“晓月见丈夫说得直接，不由羞得满脸通红，身后给妹妹一推便给推了出去。向床那边的家健望去，见他正深情地望着自己，突然想到自己和这个人偷情竟然给丈夫看了个正着，心里委屈，眼泪便流了下来。

刘家健见晓月流泪，大吃了一惊，忙迎上去搂住晓月安慰。

而林学同也拉着晓云出来，笑道：”好了好了，大家今晚上把心放开点，以后习惯了也就没事了。“旁边晓云听着着恼，拳头在林学同结实的手臂上狠锤了一下道：”你们男人在打什么主意来着？也不跟我们姐妹商量一下？“林学同一把将晓云整个抱了起来，笑道：”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多了个我疼你，还不好吗？我先伺候你洗个澡先怎么样？“说完抱着晓云走回了厕所，门也不关地洗起鸳鸯浴来。

刘家健见林学同与晓云打情骂俏，心里不平衡了，连忙拉着晓月坐在长椅上，吻着晓月脸上的泪珠道：”你放心，多了个我，你一定会更开心的。“晓月见他说得真诚，心里也感动，将头埋在了他的怀里。刘家健当然不会放过机会，伸手在晓月身上揉捏着，嘴也已经吻上晓月的嘴，于是两人便在沙发上吻了个忘我。

林学同和晓云洗好澡出来，见到沙发上的两个，晓云酸溜溜地说道：”平时也不见对我这么好过，我说你们先去洗个澡吧。“晓月听了脸红，连忙推开刘家健，先进了厕所去了，刘家健听到关门声，不禁满脸郁闷，林学同向他耸了耸肩，表示爱莫能助。

隔了一会，厕所门打开，晓月在里面叫道：”傻瓜，要进来不？不进我关门了。“刘家健大喜，跳起身来叫道：”要要要，马上就来。“兴冲冲地冲进厕所里去了。

等到晓月和刘家健洗好澡出来，只见林学同和晓云已经在床上玩开了，晓云全身赤裸地横躺在床上，任由林学同在她身上玩弄着，林学同见他们出来，笑道：”只有一张床，别给我们霸占了，大家挤挤，一起来吧。“晓月闻之大羞，”呸“地一声道”我才不要。“可是刘家健早已欲火烧身，加上见到妻子乖乖躺着任人宰割，如此一箭之仇如何能不抱。将晓月一把抱了起来便向床边走去。

于是此时出现了这么个情景，灯火照射下，姐妹两个玉体横放，一个较胖，一个较瘦，各有各的风采，各有各的风骚。而两个男人则卖力地在她们身上玩弄着，时不时引起女人们的娇吟之声，此起披伏，使小小的房间充满了春光。

林学同的嘴亲到晓云的三角之处，笑道：”晓云毛长得好，你看分布得多漂亮，真叫人喜欢。“说完伏下嘴像小鸡啄米般不断将毛咬起又放下，引得晓云咯咯直笑。

刘家健闻之也不认输，也伏下头去欣赏晓月的下体，只见晓月下体阴毛茂盛，一大团像堆草，他将脸整个贴了上去，在柔嫩的阴毛间吸了一口道：”大姐这里带香呢。“此话却引得三人一起笑出声来。

林学同一直渴望着一件事，此时跪在床上将肉棒凑到晓云脸前道：”你姐老不肯帮我亲亲，晓云乖，帮姐夫弄弄。“晓云抓住肉棒，说道：”亲就亲，怕什么。“说完撑起身体张嘴便将肉棒含了半截进去。

刘家健见了心里酸溜溜地，但听林学同说过晓月不喜欢玩这东西，他也不好意思向晓月开口要求。

晓月见到他的模样，知道他的心思。在刘家健大腿上拍了拍示意他也跪着，刘家健大喜，连忙照做了，果然晓月爬了起来，握着肉棒套了套后便伸出舌头在龟头上转了转，又将龟头含进嘴里吸了吸后，终于将肉棒缓缓吞进嘴里，吸吮起来。

于是，口交的啧啧声和男人们的呻吟声充斥着整个房内，到后来不知道是刘家健先开始，还是林学同先开始，两对男女又开始了６９式。使房间内淫弥的气氛更加地强烈。

还是林学同心急，他将晓云拉到床边，自己半蹲半站地站在地上，分开晓云的腿后，肉棒在肉穴外上下撩动了几下，笑道：”我们要先开始啦，呵呵！“在晓云一声呻吟声中，林学同的肉棒已经挺进了一半，抽动几下后已然全根没入晓云体内，林学同立刻大力抽动起来，而且次次抽出只留龟头在内，次次进入都必定连根插入，只把晓云插得哀声四起。

受到这边的刺激，刘家健起身让晓月趴在床边，自己站在地上，想要用后进式插入，晓月觉得这姿势不雅观，在丈夫面前感到害羞，扭捏地说不想这么做。

此时林学同性致大好，反而叫道：”开心就好，你还怕什么丑啊。“晓月见丈夫上着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心里气恼，也不管这么许多了，将丰满的臀部翘了起来，那肉穴便像小肉包似地展现在刘家健面前。刘家健暗吞了口唾液，握着肉棒对住目标，屁股这么一挺，目送着肉棒没入晓月的体内，一时欲火茂盛，却不同于林学同一味蛮干，只将肉棒在晓月体内转了几下再抽出插入，如此循环，弄得晓月娇喘不已，四肢乏力。

那边林学同将晓云抱起，将晓云双腿盘在自己腰上，手捧着晓云的臀部站着干起来。而刘家健见晓月无力，也换了个姿势，却是男上女下。

刘家健用肉棒在晓月体内磨着，他已发觉晓月非常喜欢这样的做爱方法，而恰巧这也是他最爱的姿势，因为这样做爱不但省力，而且肉棒可以更好地感受到小穴摩擦所带来的刺激。

刘家健一边用力将肉棒挺得更深些，一边吻着晓月的头，问道：”听大哥说你不爱口交，怎么今天肯主动帮我？“晓月一边享受下体的舒服，一边轻笑道：”你大哥那里长得难看，我才不愿意含呢。你的就不会了，我……我看着喜欢。就……就……“说完不禁感到娇羞。闭上眼睛不敢看刘家健。

刘家健心中一荡，下体猛地一挺，呻吟道：”大姐对我真好，啊，我舒服死了，大姐里面会动呢。“晓月也感到全身开始膨胀，心知高潮快来来，喘息道：”现在……现在你可以快……快点了……我快来了。“刘家健听令，紧紧搂着晓月，下体猛力地冲刺着，交合的撞击声立刻大起。刘家健突然想到什么，一边猛抽着肉棒一边说道：”大哥刚……刚才说要避孕，我……我没戴套……要在外面……射……射吗？“晓月正享受着刘家健带给他的刺激，一时无力说话，只是用力地摇着表示不用在外面射。

那边林学同和晓云也即将到达顶端，林学同将晓云放回床上，和晓月并排睡着，抓着晓云的臀部一下下地将肉棒狠狠地送进晓云的体内，嘴里道：”今天……不算，下次记得戴上套再弄。“话音刚落，刘家健发出一声闷哼，紧紧地抱住晓月的头，嘴吻着晓月的唇，下体打了几个颤后才慢慢地将身体放松下来。而晓月早已全身无力，朝天翘着的腿此时才放下盘在刘家建的腰上，两人就这么搂着一动也不动了。

林学同最后的冲刺也快到达终点，晓云每让他撞击一下便发出无力的呻吟，高潮早已经来了，下体如洪水般将两人的下体淹没，最后期待的只剩下林学同将战果射入她的体内。果然，林学同肉棒突然变得更加地肿涨，把晓云的肉穴涨得毫无空隙，而林学同的精液狂喷而出，强而有力地力道使晓云不禁呻吟。

外面的风雨仍然不见变小，而屋内的风雨却已停歇，两对男女纠缠地相搂而睡，都是男上女下的姿势，男人的肉棒还在女人体内不舍得出来，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亲吻的声音。这样的场景，也许以后经常会在这间小屋里出现，他们是快乐？还是悲哀？或许只有他们当事人心里才能够明白。

【完】